



陳惠雪

澳門是基督教進入中國的一個重要門戶。十六世紀第一批葡萄牙人抵達島上，帶來天主教，1576年成為遠東第一個教區，建築了很多宏偉的教堂；1807年，英國倫敦傳道會的宣教士馬禮遜(Robert Morrison)踏足這個中國的門戶，期待將福音傳給中國人，接著米憐(William Wilne)、裨治文(Elijah Coleman Brigman)、郭士立(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)、衛三畏(Samuel Wells Williams)、伯駕(Peter Parker)、羅孝全(Issachar Jacox Robert)等都先後在澳門逗留，然後進入中國，或轉往南洋，而馬禮遜與妻兒亦長埋在這個地方。今日，很多基督徒到澳門，為了瞻仰馬禮遜的墓碑，參觀有幾百年歷史的教堂，思念先賢為福音所作的貢獻。澳門也是一個歷史城市，鴉片戰爭後，1844年中美簽訂「望廈條約」，開五口通商，就是在望廈區一所廟宇內簽署的；基督教因得以自由進入中國，也因此被視為挾著強權進來的洋教。當日的石桌、石椅依然存在，見證著這個歷史時刻。孫中山先生的原配盧太夫人亦在澳門長居，並成為浸信會信徒，也長埋此地。

在二十世紀中期，澳門被稱為「東方蒙地卡羅」，到了二十一世紀的今天，澳門人要打造一個「東方拉斯維加斯」。新開拓的大街，遊人如鯽，車輛穿梭，酒店密佈，賭場林立，霓虹光閃，不分晝夜。從前很多人喜歡澳門，因為她嫋靜無爭，筆者也喜歡她簡單純樸；可是近年來，這塊靜土卻為「賭團」必爭之地，澳門人也要爭取其位列國際都會之榜，再不嫋靜純樸了。

筆者離別澳門三十餘載，去年回歸服侍，所見的是景色大異，人面全非。綠蔭婆娑、大樹蔽天的南灣，換成一幢幢的「石林」；潮退時乾涸見淤泥

的海邊，從前常見小孩子在捉蟛蜞(小螃蟹)，大人在採蠔，卻被灌入大量的海水，成為兩個美侖美奐的湖；莊嚴矗立於西環的主教山，如今可憐瑟縮在高樓大廈中間。真有「歸來見山不是山，看海不是海」的另一個詮釋。昔日的小家碧玉，如今穿錦緞，嚐山珍；澳門就是這樣嗎？

28.2 平方公里的土地，50 萬餘的人口，承載著 400 多年的歷史，於 1999 年從葡萄牙手上回歸祖國。澳門成為特別行政區後，政府銳意改善經濟，不肯落於人後。先是將澳門舊城區，包括「大三巴牌坊」(原為聖保祿教堂，1835 年大火後遺下的前壁)等的一些古舊建築群，申請列入「世界遺產」之內；2005 年獲得承認的前後，旅客急劇增加，酒店如雨後春筍，造就大量商機，百業興旺，人力資源供不應求，轉職就業機會大增，人人樂享繁榮。政府亦順應財團開放賭牌，吸引了世界各地財團前來投資。澳門政府更定 2006 年為「世界遺產年」，大力推廣旅遊。在這一年，澳門的博彩業收入高達 558.8 億澳門元(69.85 億美元)，相等於美國拉斯維加斯(包括金光大道、市區及 Boulder Strip)同期收益(82.48 億美元)的 85%，繳納的直接稅逾 171.98 億澳門元(21.5 億美元)，約為澳門政府稅收的一半。(稅收資料可從澳門政府的網頁 <www.gov.mo> 上取得。)這些收益用來建設多項公眾設施，免費教育計劃擴充為 15 年，各項社會福利亦增加，使澳門政府的聲望上升。在兩個海島市氹仔與路環之間的金光大道上，正在興建龐大的賭場酒店，竣工開幕後，經濟的收入更是無從估計，惹來亞洲區各國的艷羨和妒忌。因為政府的明智政策，澳門在國際間的地位日隆，居民亦不愁就業，當然擁護支持。這樣的澳門是進步了、現代化了嗎？從表面上看，的

確如此！

基督教方面，因為 2006 年是馬禮遜來華的第 200 年，第七屆世界華人福音大會選擇在澳門舉行，並且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、旅遊局的協助。在教會方面，出乎意料之外，召集了 400 位義工，大部分出自同一宗派，是澳門信徒的 10%，也是歷屆華福大會的當地義工與信徒比率之冠。他們任勞任怨，服務周到，備受讚賞。不只如此，教會、宗派為這次大會合作無間，使會議的流程暢順。這蕞爾小島成就了一台好戲；可是，戲演完了，幕垂下了，澳門教會未來的發展又怎樣？這是我們最關注的！

經濟發展下的社會

景物環境的改變雖是外在的，卻是人內心思維的呈現。從前澳門人無爭，安常守素，甘於淡薄，因為澳門地少、人少，資源缺乏，又夾在中國與香港之間，沒有特別有利的條件可以發展；加上殖民地政府的本質也無爭，所以數百年來澳門都是個恬靜之地，居民生活悠閒。而且，華人生活與葡人政府不相干涉，筆者就是喜歡這一片「清靜無為」之地。回歸祖國，政府要改善這數百年如一日的經濟，環視全澳門，最有價值的資源就是歷史文化。葡人政府喜歡保存舊物，數百年歷史的古跡受到保護，尤其幾座具有特色的天主教教堂，這是個機緣。旅遊帶來商機，社會突然富裕起來。澳門 2006 年的人均本地生產總值(GDP)達 22 萬，較 2001 年的 11 萬餘上升近一倍，也超越香港。但在香港《明報》2007 年 4 月 1 日的同一段報導，有如下的補充：澳門立法會議員關翠杏指出，財富過分傾斜某些行業或人群，GDP 根本不能合理反映居民的實際收入水平；當地社會學學者蘇文欣亦指澳門貧富兩極漸趨嚴峻。

二十世紀末，澳門是國內移民聚居之地，無法到國外、香港，加上手續和地理方便，於是來了澳門。生存與致富，是新移民的目標，旅遊、賭業帶來就業機會，使他們樂居此地，而賭博帶來的刺激和博彩心理，更為他們苦困的心靈帶來一剎那的刺激。

從前若不是為家庭經濟，也不會到賭場任職；如今，這行業不單有訓練班，而且每逢開班時都會

成為大新聞，因為學額有限，要入讀便要通宵輪候，較諸名校學位更難得到。在賭場任職荷官的，個個都年青俊朗，對這份工作趨之若驚的原因有很多，不妨借一件真事來探討：一位只上班三個月的年青文員小姐要辭職，因為工作辛勞，想旅行休息，據知她哥哥也是如此。我們只好慨歎，勤勞的本質不見了，或許是經濟發展城市中的慣常現象吧，十多年前的香港不也是如此！荷官是一份不用辛勞而收入豐的工作。

從前，澳門人深明小富由儉，不會揮霍，也自謂有自制能力，過年時到賭場逢場作興，無傷大雅；這也是實情，久居澳門的人不喜賭博，少進賭場。但今日，根據澳門大學博彩研究所在 2003 年進行的調查，有近七成 15-64 歲澳門居民有參與賭博的習慣，當中更有 1 萬 4 千名問題或病態賭徒。而未成年中學生參與賭博的情況亦令人擔心，根據澳門大學在 2004 年的研究，逾三成中學生有賭博習慣。(上述兩項統計資料見澳門《時代月報》2007 年 4 月號〈管制賭博，減少禍害〉一文)。這些數字較澳門基督徒人口 4 千之數，不知高了多少倍！時至 2007 年，這些數字必定有增無已。眼見如此多鄉里深陷泥淖，作為老澳門的筆者，寧無歎息！

社會急速發展，人材需求激增，然而，老師感慨學生無心向學，社工惋惜青年放棄升學，只看目前的經濟。一位會計朋友說，未來一兩年將是會計界人材真空之期；小學校長說英文老師被財團挖角，空缺難以填補；銀行職員的流動性大增，每月都有新面孔。長期的悠閒生活，導致澳門人的競爭心態和社會適應能力都不強，明顯落後於當前急促演變的經濟社會，也與政府邁向國際化的目標不相配合。根據《澳門日報》2006 年 1 月 23 日所公佈〈澳門居民的七大特徵〉中，關於「社會適應能力方面的特徵」，指出澳門人的競爭心態，有四成的澳門人對競爭持保留態度，超過六成的居民傾向於沒有大變化、較穩定的生活，反映出對競爭加劇的現實未有足夠的認識。在 16 至 34 歲的群體中，近七成的人當生活環境發生變化時，均感到適應困難，近五成的壯年群體表示在轉換新工作時，需要一定的時間才能適應。所以近年來，澳門的暴力、自殺事件與年俱增。社會急速發展，但人力質素卻未能提升，有些更無法承受面對的劇變，未來的澳門將

會如何？

這兩年來澳門社會發生的大事，都轟動國際，如匯業銀行牽涉替北韓洗黑錢，運輸司歐文龍涉及貪污被捕，下筆時兩事迄未解決；而**2007年5月1日**勞動節因就業問題引發的示威遊行，發生警民衝突，開槍鎮壓事件，問題未能解決，而民怨加劇。管治失效、貧富懸殊、貪污橫流、房價狂飆、文化褪色、黑工猖獗、人材凋零，是**2007年5月13日**出版的《亞洲週刊》所列出的七大危機。澳門這城的未來，能不令人擔憂？

歷史悠久的教會

這些社會問題其實都是經濟急速發展底下的現象，經過一段調整期後，倘是明智的政府必有安民之策，我們期諸澳門政府能有所作為。但作為一個基督徒，眼中所看，心中所感的卻不一樣，這些現象反映了人心所向，也顯示政府施政的智愚。澳門基督教會有悠久的歷史，稱為「福音初至之地」(引澳門志道堂開堂時，香港道濟會所送贈之牌匾上的題字)，當時因局勢所限，交通之便，宣教士多先來澳門，然後再到廣州。除宣教士外，澳門也出了第一位華人信徒蔡高，他因協助馬禮遜翻譯和印刷聖經而信主和受洗的，馬禮遜牧師於**1814年**在一道僻靜的山泉為他施洗；第二位信徒，亦是中國第一位宣教師梁發，也在澳門及廣州傳福音。澳門志道堂的創立，為記念蔡高先生，堂內有《蔡高先生紀念碑》，所開辦的學校亦以「蔡高」命名。過去兩年，兩個澳門教會先後舉行百週年記念感恩會。**2005年**是澳門浸信教會立會一百週年，這是由美南浸信會宣教士叔未士夫婦所創立的教會。而首間由華人廖德山及余美德建立的教會——志道堂(其後歸入為中華基督教會)，也於**2006年**紀念建堂一百週年(**1898年**開始家庭聚會，**1906年**建堂)。若把天主教也算在內，基督教在澳門已超過四個半世紀了。然而，今日澳門的基督徒有多少？



圖片提供：楊其輝

在一個介紹澳門宗教的網頁(Wikipedia維基百科全書之「澳門宗教」條)，你可以看到這些數字：「直至**2004年**，澳門約有**4千**名信徒穩定出席近**75**個教會舉行的崇拜活動(包括非華人教會)，平均每間教會只有**50**多人定期出席。另外，澳門的教會大部份是由香港教會或外國教會開辦的，大部分教會也屬於基督宗教內不同的大小宗派(例如聖公會、浸信會、信義會、播道會、神召會和循理會等)。」筆者感慨良多的是，兩百年歷史的基督教會，信徒仍只有**4千**，不足**1%**，而這個比例實際上多年未變。至於教牧同工，約有**100**位，當中包括了外國宣教士，而近年來，從香港差來的華人同工數目在增長，澳門土生土長的，仍屈指可數。由世界華人福音聯絡中心協助於**1982年**成立的澳門聖經學院，雖仍在運作，但澳門信徒獻身事主寥寥可數，經營不易。天主教方面又如何？根據政府的人口統計，**1991年**天主教徒佔人口**7%**，**1996年**則佔**6.7%**；可惜筆者未能找到最新的數字，但相信不會有太大的變化。筆者慨歎的是，兩百年後的澳門，仍需要

宣教士來支撐，仍是未能自立的工場！

信徒比例低，因素很多，包括經濟劇增、賭風熾盛、民間信仰興旺，加上受到社會主義思想的影響、青年留學不願歸，同時也包括過去受到天主教會的壓制，但上述網頁提到：「正因各宗派之間的互不信任與分歧，澳門各教會基本上不會跟其他教會合作。自澳門基督教聯會於1990年成立後，才加強了彼此的合作。」這些教外人士的分析，實在值得教會內人士深切的反省，確是值得關注的！澳門的教會經常轉換傳道人，更有些沒有傳道人；若是有香港宗派支援的教會，從香港差來同工，教會的發展和信徒的牧養會比較固定、有效。筆者所知，一個歷史悠久的宗派聯會，在過去一個年度內，根本沒有任何成績可言，各會員堂之間也沒有任何溝通，只是舉行例會而已，甚至開會時互相傾軋，亦有堂會不參加聯會。

內外同工齊努力

澳門教會增長雖緩慢不前，傳道人更換頻繁，但教會努力經營學校。現時澳門共有7間基督教中、小學，不單歷史悠久，也是澳門的名校。在社會服務方面，有機構提供福音戒毒，並且得到政府資助；而澳門的中國信徒佈道會，亦在2005年開始提供輔導服務。

與澳門相距咫尺的香港，更是澳門教會、機構的支援，香港的工福協助澳門成立工福，並且設有「問題賭徒復康中心」。餐飲業福音團契也趁第七屆華福大會的機會，到澳門來考察，及後開始了澳門餐福。香港的佈道團體有到澳門來舉辦大型的佈道活動，每年一度的港九培靈研經大會也轉播到澳門來。這一切都是澳門教會要向神感恩的！

筆者也認識一些有心志的傳道人，從香港來澳門，落地生根，在教會、機構裡服侍了十餘年，看著教會穩定成長。不少外國宣教士更是把自己半生給予澳門，為澳門栽培了不少信徒，其中更有成為傳道人，據知現時香港、北美有不少名牧都出自澳門。

近十數年來，澳門有基督教文字協會，出版《時代月報》，澳門的基督教聯會也舉辦「基督教文化節」，向青少年介紹基督教。最近，眼見賭博風氣熾盛，澳門信徒成立「明亮行動聯盟」，在5月4日啟動「明亮行動」，以青少年為對象，在社區推

動預防賭博教育，並計劃透過研討會、研究和出版等工作，影響青少年的生命成長(詳情可參該報網頁 www.macautimes.net)。也因為澳門經濟的發展，不少家庭有充裕的能力供子女到海外升學，這些青年在國外信主，回來後成為教會的生力軍。這些都是正面的訊息，推動停滯不前的教會前進，為教會注入生氣，令人鼓舞！

請紀念澳門的教會

這兩年來，因著紀念馬禮遜來華兩百週年，香港及世界各地皆有不少團體到澳門來，景仰先賢，追慕前人的腳蹤，成為一股熱潮。來參觀的人有信徒，也有傳道同工，可是，他們有想過要認識澳門的教會嗎？有想過要關心澳門教會的需要嗎？以筆者所知，很多人到澳門只看馬禮遜墓碑和幾所列為古蹟的天主教教堂，此外，便是嚐當地的美食。

在地域方面來看，澳門仍是福音進入中國的重要門戶。在第七屆華福大會的佈道會當晚，不少信徒從國內鄰近地區來澳參加；筆者也遇見每週從國內來澳門上聖經課的姊妹，亦曾在著名的旅遊景點「大三巴牌坊」附近，遇見一些屬於某香港團體的青年，向來旅遊的國內同胞分派聖經及單張。倘若，澳門的教會能夠茁壯，不止對當地社會，也對國內教會有積極的影響。故筆者對澳門懷有很大的願景。

一願來澳的信徒及團體，不單到馬禮遜的墓前憑吊，也到教會去觀摩，特別到那些沒有傳道同工的教會去看看；更紀念在黑暗勢力籠罩下的澳門教會，為澳門教會的問題和需要代禱，成為澳門教會的支援！

三願人材供不應求的澳門，造就更多就業機會吸引留學國外的青年信徒回歸，與留守的信徒一同在教會內承擔福音使命，澳門本土的弟兄姊妹又能興起，效法前賢委身事主，成為教會的棟樑！

三願各教會、宗派以華福大會的經驗為榜樣，在主裡同心事奉，在基督裡合而為一，擯除門戶之見，成為澳門的燈台，以福音真光照徹黑暗的角落，神國度的旌旗在澳門豎立！

(作者過去年多在澳門事奉)